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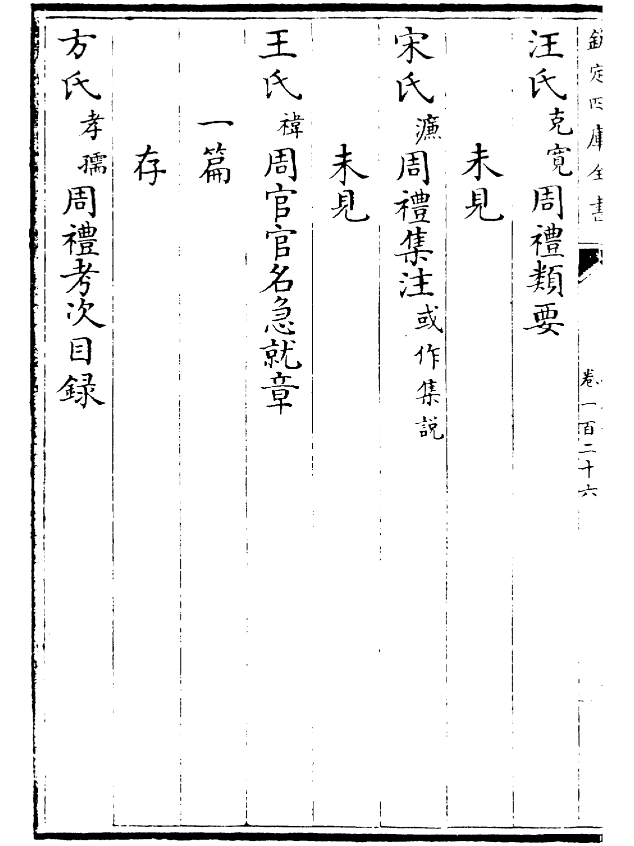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 七

梁氏寅周禮考注

未見

寅自述曰於周官也刪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寛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瀌周禮集注或作集說

未見

王氏禕周官官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録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末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所深惡葢毀黜之餘而

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疎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闕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

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葢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閒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

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繫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内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内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

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

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馬有稻人馬有司稼馬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

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蠱物蠹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為率也

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茍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為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黼座之側諫行

言聽知中朝之弱籓國之强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黃齊興晁錯之謀為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眞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疎濶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

過哉

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為疑以為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月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為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為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齊

黄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鑑中亦特
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
人所訂正更爲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
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慮民極其詳
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爲先王安石用國服爲息之謬
一辨條狼氏之誓羣臣刑法太暴一辨殺羣飲非過
甚媒氏之奔者不禁爲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鈞

金束矢為非法一辨周禮言利甚密非周公之言皆
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 禮 周禮補注

未見

鎮江府志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
入覲進周禮注成祖賞之

何氏 喬新 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為卷不敢

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竢後之君子擇焉

陸元輔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黄氏潤玉周禮題辭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誠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侯國爵禄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之書無載也李斯亂紀蕭相懵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大司樂之章是戰國矇瞽已嘗習誦其說且其樂與佩用皆去商聲葢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審詩商是也夫豈王莽

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聲乎宋興三禮立
科取士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綱舉
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宫府
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来其法
何如奈王介甫棄經任傳後學莫稽遂使周公之制
泯沒無聞不亦深可痛乎潤玉玆舉官職府藏之相
維禮樂刑政之參屬與凡註釋未定者標於經文之

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歷綿遠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為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陟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啓周禮疏義

未見

桑氏悦周禮義釋

未見

悦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廷椿刪出獸人鱉人𣪠人獸醫司裘掌皮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卅盧三禮考

注則復進以典絲典枲獸人獻人鱉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馮相氏太卜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十二官共為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廷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場

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氏司諫司救等十三官刪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訓方氏匡人撢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為官者三十五春官之屬凡七十丘吉甫以為六十九者遺失樂章一官也俞廷椿王次

黜刪出雞人天府典瑞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冡人
墓大夫典同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
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
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丘
吉甫因定其官為六十考注於俞王所刪十九官
中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巾車天府典瑞司服
車僕司常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小
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

職喪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
几筵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充人四官秋
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
象胥九官天官司裘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掌舍
幕人掌次女祝甸師幂人十一官夏官節服氏弁師
祭僕小臣御僕司爟六官共為官六十六夏官之屬
六十有九俞廷椿刪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
川師邍師弁師司弓矢槀人九官王次點又刪出量

人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有九考注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諸子節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遵師匡人撢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銜枚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隸七官共為官者五十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廷椿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而為

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七考注又刪出銜枚氏司隷罪隷蠻隷貉隷夷隷司烜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共爲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鼈人獸人獻人獸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天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

衡澤虞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師草人二十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官者也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司弓矢弁師槀人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犬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考注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質人

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凡六官取之秋官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薙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草廬者出而定

之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将以何為定論哉嗚呼周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所聯雜說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夏官也屨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與鬰人受盞歴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辟又葴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齋

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之凡聯於某官者即可删入為某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之闕而補入考工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脊多見其不似也故予所注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選官以補而退考工記自為一卷雖有眞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庶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陳氏鳳梧周禮合訓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禮所由作也蓋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篤棐成王以成致治其建官也稽唐虞參三代斟酌損益咸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

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六經戰國諸侯惡其害已而欲去之而冬官獨鈌已非全經矣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椒丘復加考訂有正誤暨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未盡合者某蚤歲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

相從間有未瑩則參以舒國裳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於其後而注則存康成之舊不忘古也方今聖朝稽古制治動循六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昂周禮音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昂字徳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

士官至福建布政司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六卷

存

校自序曰夫周官何為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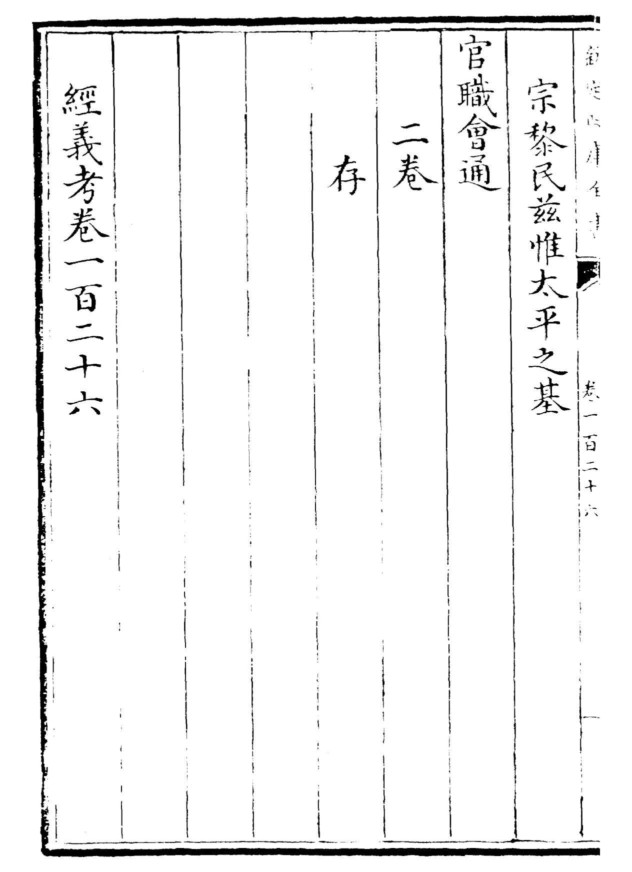
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

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

置孰重格王爲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爲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兹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

一人於民上天乎為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興耶天將有待耶古經簡奥儒者頗為發明挍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為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都乃

言厎可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
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
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
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痌
瘝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恥
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
隆惟耇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
四方其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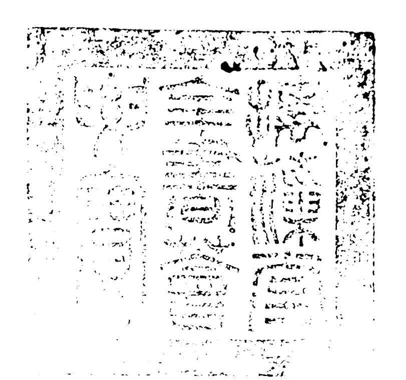
宗黎民兹惟太平之基

官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貢生臣李坰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八

邦奇魏氏 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駕部郎韓君凝甫得其稾校而傳焉叙之曰

周禮之傳舊矣是之者以為周之書疑之者以為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删正者疏其義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宜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灼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遡其源乃欲取古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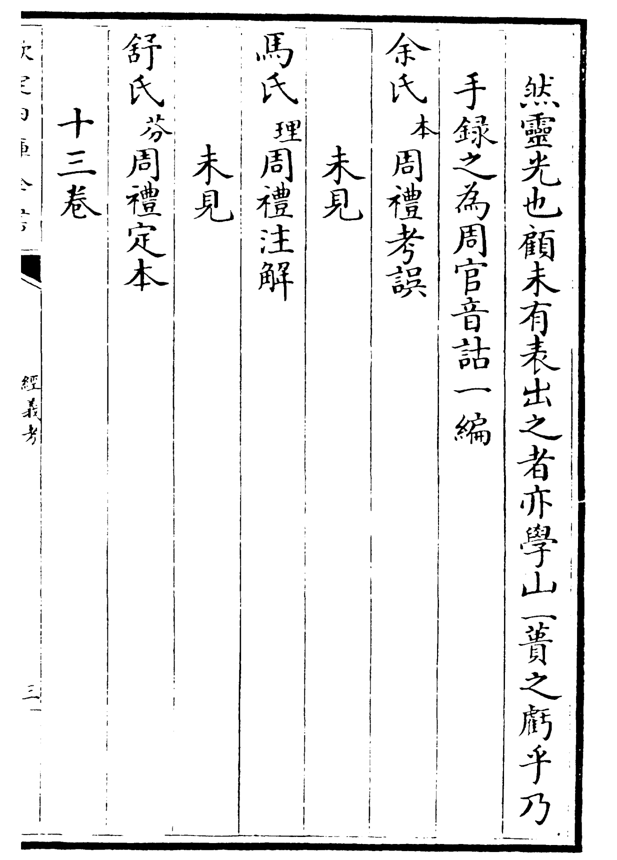
事施設方今竊甞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未逺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況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晃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葢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為名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攺麻沙俗字之訛刋亦古典之歸


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蕢之虧乎乃
手録之為周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益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益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葢闕如也予自弱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

隨所窺測作為五官敘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别僞一卷既乃録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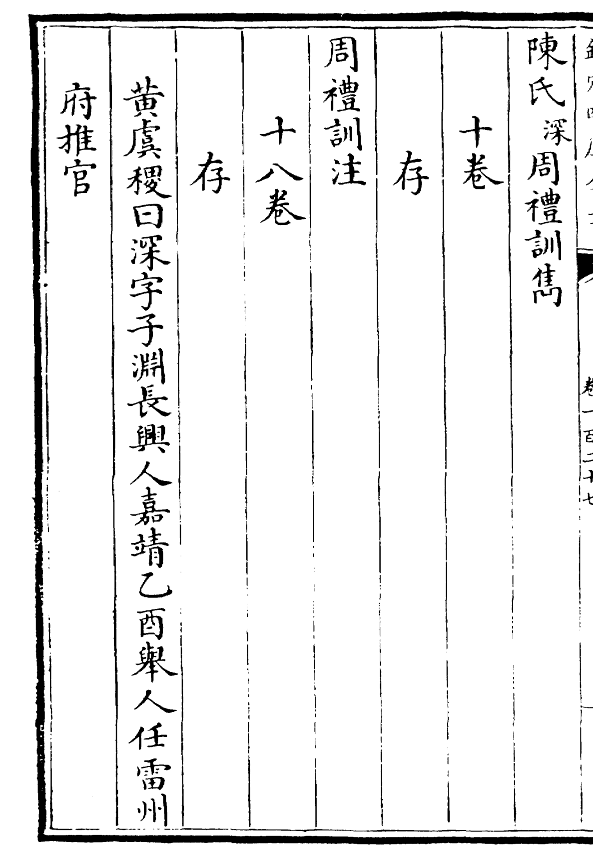
李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别無征馬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葢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襍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為周公遺

典又以為聖人所作必不曾差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為未定之書也孔子删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强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為圖旁引以辨証之而一以孟子為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叙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歴代之事以備条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

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舎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舎巳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見聞為師也夫高曽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為之語則子弟不期而自喻

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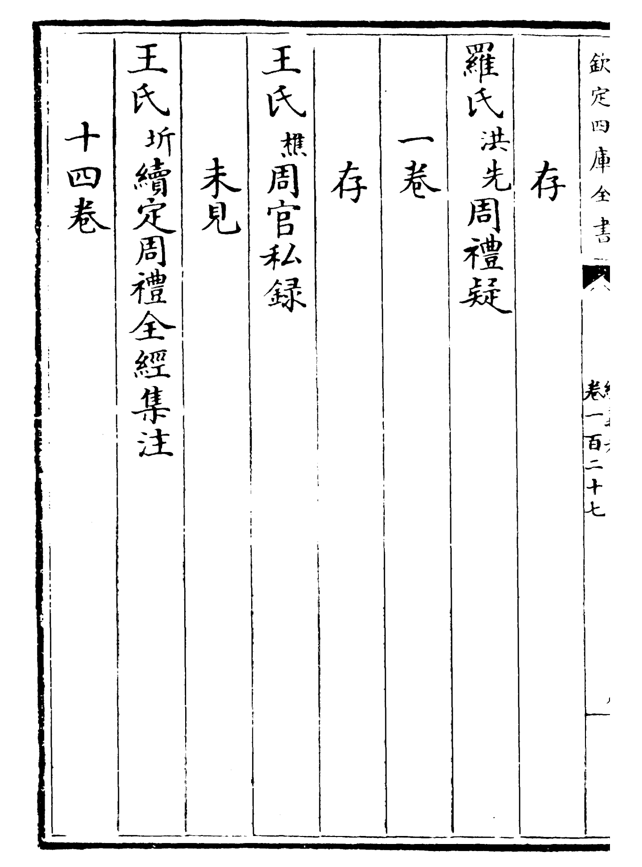
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會塗山玉帛萬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九周益千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半及春秋而冠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為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之諸侯盡失矣所失者豈獨其諸侯併與其治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即周公仲

尼復起不能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
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
如是而宜於治斯已矣固不為後世慮變而為後王
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為也
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
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
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
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二千五百年

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内循而舉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莫稽義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鍥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 樞 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録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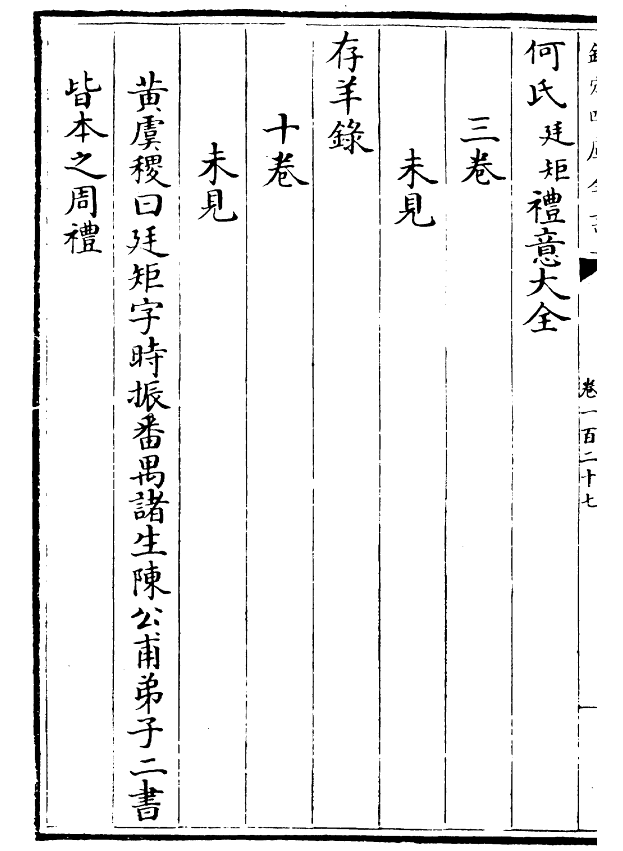
存

黄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為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闗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為冬官以考工記三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為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説所從来逺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㸃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尚遷各以已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裒

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為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為一目司士司禄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二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為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斷斷乎有闗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彚之為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為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

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徽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删定之功亦不致湮没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存羊錄

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之周禮

李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黄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詣闕

進書詔有司以禮奬之給冠帶

柯氏尚還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内源流叙論一卷通論一卷

存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者何哉其不明也簡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為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為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

為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
微斷之以為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以
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奥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
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為補以考工
記宋俞廷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
古編以伸其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
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襍取諸職以補冬官人
持所見各自為編則周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

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之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為冬官而証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為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端既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

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平者為不亡矣哉嘉靖乙巳
二月　又曰周禮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
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廷椿氏以為未嘗亡實雜
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
分大司徒之半以為大司空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
説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
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置各職之首
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徒補孟

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為司徒之教而司勛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畧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别偽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删合分别真偽奪彼與此矣夫周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所裁定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壊於諸侯害巳之惡遂合冬官於地官使六典淆闕

幸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俞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為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更也至於剔偽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為書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為日既久似有得其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為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為鄉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

而封建定推師保諫救之教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為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以九比為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授田征役之施舍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脩之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為古雲門大韶之樂則闢之師說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

者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

如葉氏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

所釋之後與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敷

暢闡明馬爾嘉靖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

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

釋原凡例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

春官三卷夏官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

令續論各一卷

黄虞稷曰尚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瑶周禮述注六卷

存

瑶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

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葢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后王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軍旅喪

紀田役燕射獻貢覜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太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横曲折不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

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為之者浩乎其無畔岸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為之本其他若設官職叙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為一心王畿列國聯為一體中國要荒混為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歟盛哉猗歟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哉之歎而夢寐見焉卒不

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歲為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聳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徇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歎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非其胸中藴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

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撿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為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為文正猶

剪裁而為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别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摹竊不乖於體則乖於義不乖於義則乖於情不乖於情則乖於辭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自已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不揣借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

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黃虞稷曰瑆字德温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

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来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葢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聞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

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内外之交際禮之叙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隷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為書至於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毁竊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雷既玩習有

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爲傳說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宮衛之失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敷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

理財而以義為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為貞觀日月共為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為新愚所傳者不在兹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攜其書訪余神𪓟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葢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

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録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為融液而非有所徇至於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為時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葢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缺此耳嗟乎禮之不虛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若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崑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

旨乃更覃研累十數寒暑凡為言三十餘萬其間原
制度之由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顯而遂探其微即細
而并釋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脫誤之疑以
為百世繼周而治者必出於此雖嘗稱舉師說而要
其是非一斷以已甲寅秋挟册南遊俾予訂正予遭
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避暑蓮洞始獲卒業
見其言如盤根轇枝附麗宛轉鑱鏤刻繢色理敷紛
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煽搖於中而淩駕

其上也予媿固僻時出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旋為更易或持疑竟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宜在所不屑也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矣

黄虞稷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師事魏校善釋經翼傳者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握機經傳非周禮辨經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電又著五經

繹佚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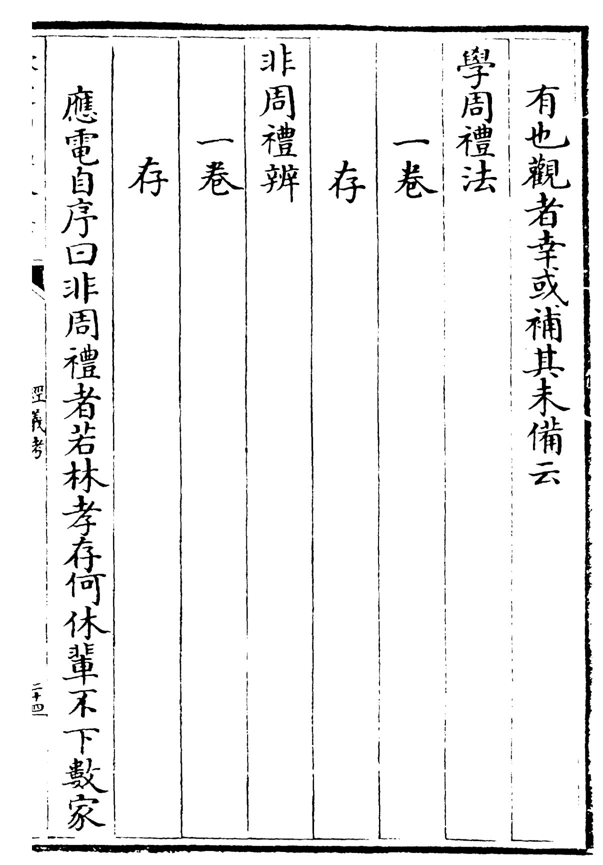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電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為大方隔而

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為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考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於天文位闕道行於地里職方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禄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旂討罪有軍旅田役復系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録也今日所載昔皆未


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非周禮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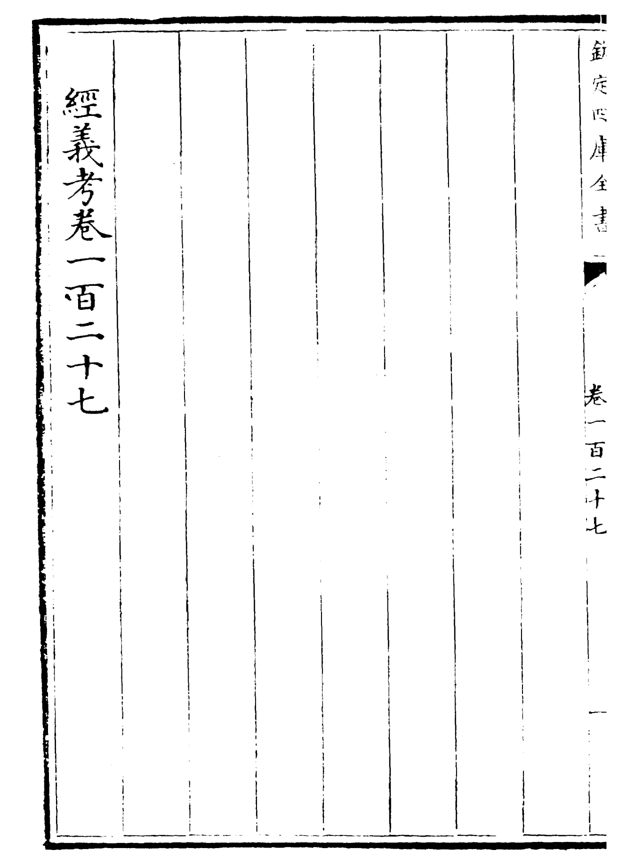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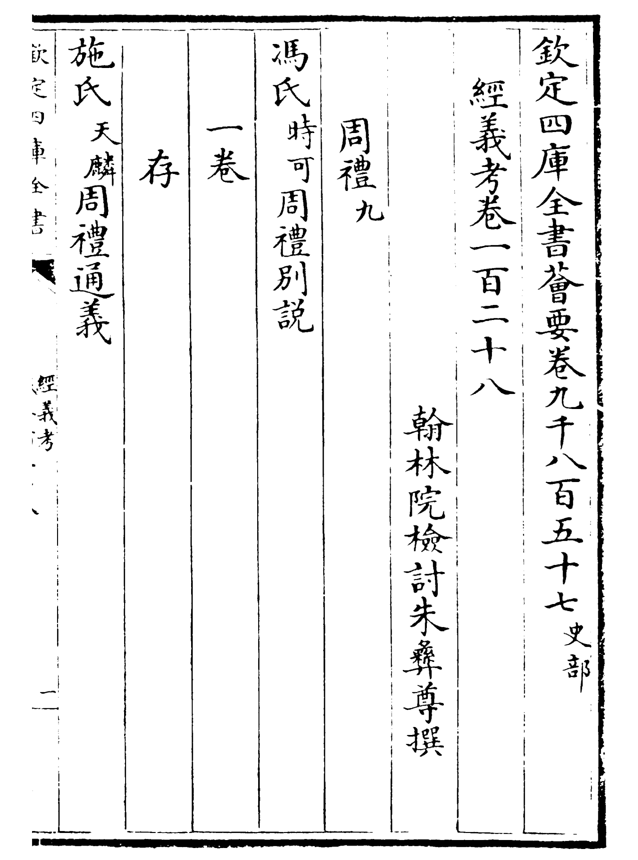
應電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

指摘瑕舋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徳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彖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其説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决雖欲自絶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别偽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為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

啻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為權度然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為必不泥周家之舊章况周禮行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六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齊之姜移而為田晉之姬移而為魏舊法豈有存者哉愚既取三家之說為之辨釋因述所以差失之故冠於篇章覽者自知所擇云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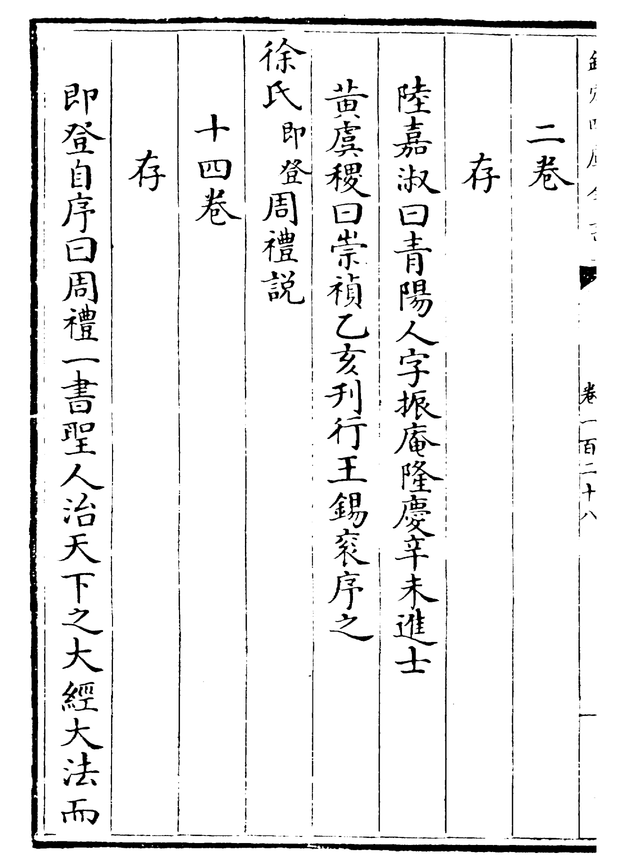
周禮九

馮氏時可周禮别說

一卷

存

施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庵隆慶辛未進士
黄虞稷曰崇禎乙亥刋行王錫袞序之
徐氏即登周禮説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

何儒者之疑信參焉無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効即如議建都於洛誥疑列爵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略於大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書此葢外涉其藩而未入其扃其不知無惑已昔揚子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在則人亡則書今周公往矣周禮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乎是故治教禮政刑事

六典分之為各職治之法也合之為民極治之本也極也者詩所云四方之極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来聖聖相承以治天下而周公用之輔相成王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豈惟非劉歆所能恐董賈亦莫之能也愚故斷周禮為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詳而惟於為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非能有加於訓詁之舊而推信其為周公

之書則據茲經文斷自已見而不敢徇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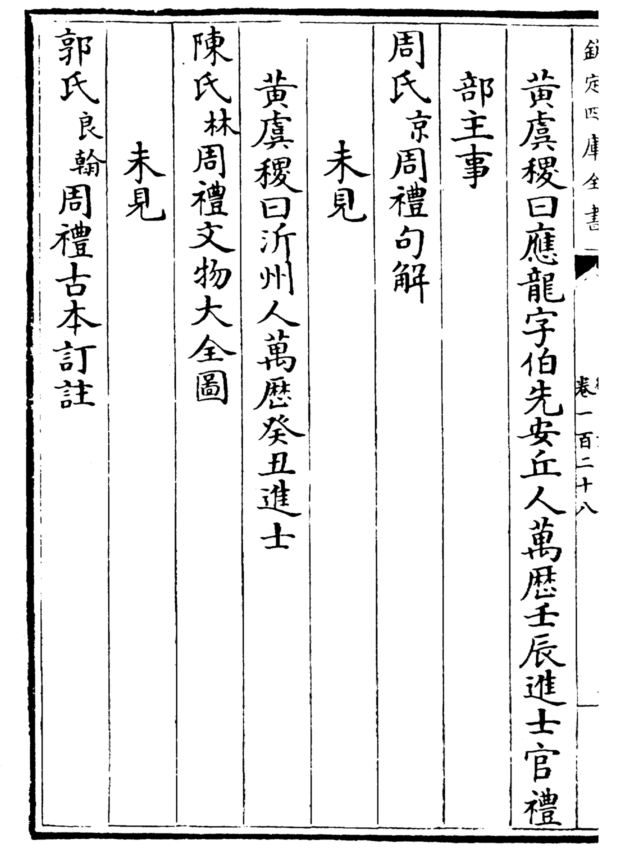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黄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歷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周氏京周禮句解

未見

黄虞稷曰沂州人萬歷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註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歎曰六經何不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也不用亡用亦亡周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廷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何喬新五家或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者以為冬官而五官亡矣

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之肖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離古文者近是

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辭冬官無庸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弁周

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歴間莆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丘何氏最後而紛割為尤甚只為缺少冬官不知冬官

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强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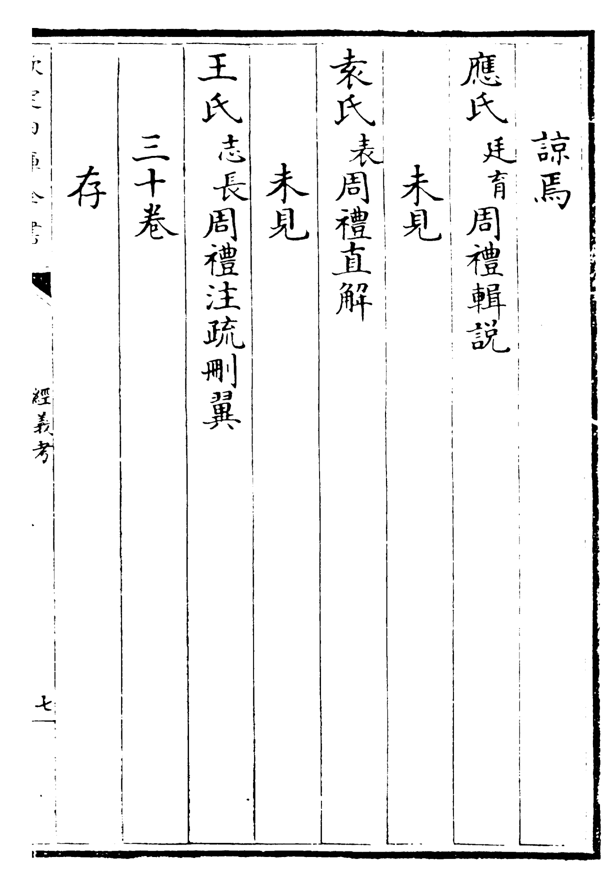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士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較釋以訓經惟善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遊

鄉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然竟窮厄以老屆申公被徵之年卿大夫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自序曰蓋先王制治之法莫備於周其書則周禮也六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九夫經野則黄帝之井牧九畿分國則禹貢之弼服五刑麗民則虞舜之象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草木無不為之經畫即焚鞠沈槔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周官五篇得之煨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

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丘吉甫臨川吴幼清又因之國朝盱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黜秋官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誖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車廬梓諸人俱可廢耶夫周

禮者鄭康成謂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為真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覩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曩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遵德意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為句解猶有未備竊自忘固陋徧閲諸家點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繹而評之便考鏡爾即未能備一臠於周鼎而愚者千慮或有



諒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袁氏表周禮直解

未見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三十卷

存

黄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其書刪節注疏之繁而附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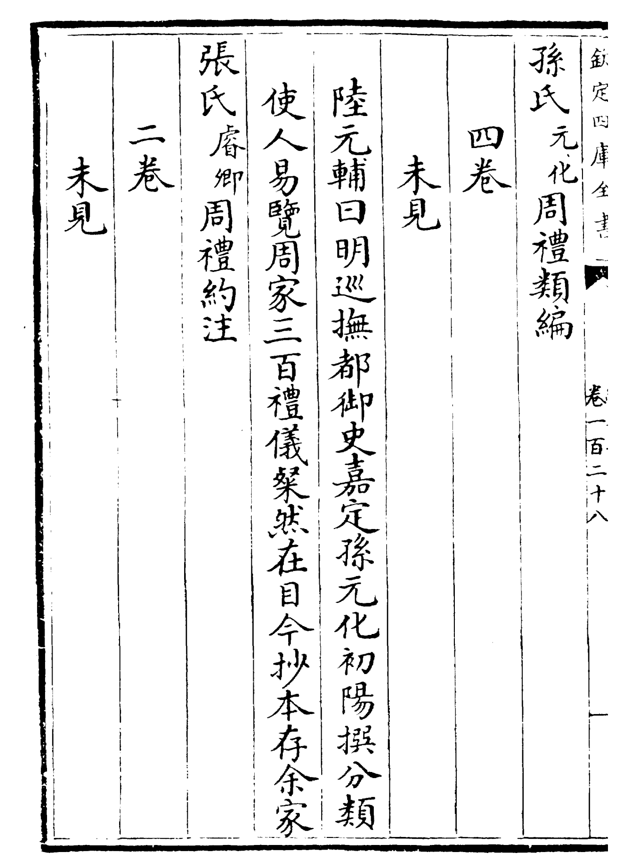
葉培恕序畧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葢用人理財之權宫府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釐之弊不播之利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

删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裨左丘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今試考之太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為萬民而作之君君為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為富

以民之强爲强民或一不帥教而屏於鄉不啻已之
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羣臣亦敬
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
之書不免纖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
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古聖
王之意漫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瀆亂之譏
甚至題以僞妄而棄之緻習其文詞不過摭拾餖飣
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舉

而措之躋斯民於成周太和間哉或曰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拊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俞拊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畀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再録鄭賈之文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葉公見而稱善書成相釐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巡撫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易覽周家三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粤溯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葢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耒幾合為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文帝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

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挍理秘書始著於録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剜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

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雋之舊余乃句

為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

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

本瞭然宜復

張氏釆周禮合解

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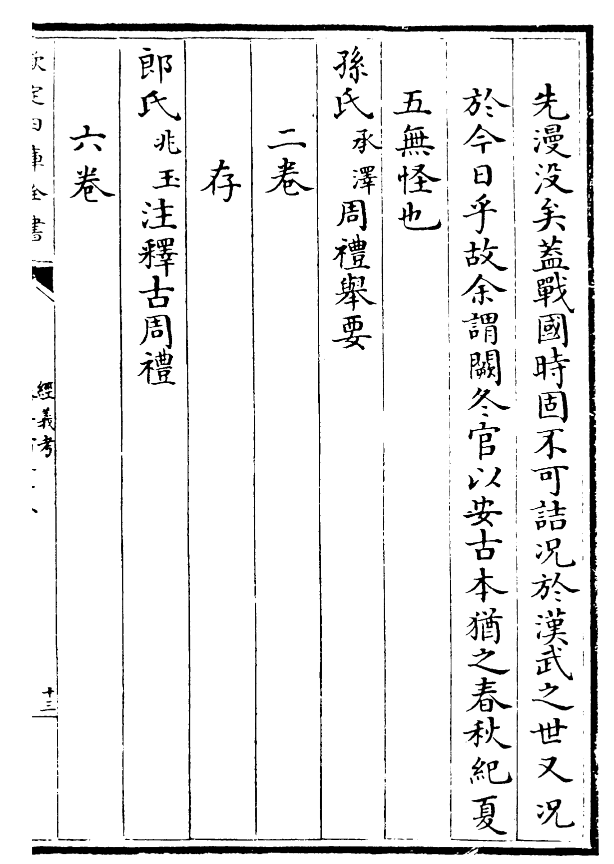
存

釆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

大司徒之半復盡取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非考工可塞然使襞裂五官以示完備何啻斷鴻頸剥琴紋貽譏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説為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兹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説余擬合鄭注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撰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輯綴彚為全編而歳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来用周禮亂天下無過王

安石彼嘗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疑一卷以攻安石此二卷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以供採録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也乃家之藏書此二書杳無從索借則又恥為經生章句耶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注疏相示余既卒業而歎曰嗟夫周禮為諸儒襞裂幾令人不及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

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諸儒移置者仍為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外有叅考衆家釐益整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䌰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引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絶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為冬官之亡又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畎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



先漫没矣葢戰國時固不可詰况於漢武之世又况於今日乎故余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舉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事而豫擬為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禩典衡故其書直可補五經為六也不善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為周公病哉今日者學尚浮夸設皐比握鉛槧者一切典禮率等於疣贅莫之推考余腐心久之乃廣稽往牒博摭羣說命兒子糾譌釐舛以校殺青而周官威儀翼翼之星日庶黷亂陰謀之謗無從置喙

矣

沈氏羽明周禮彚編

六卷

存

錢氏䫷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荅疑

三卷

存

𨻰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復藏秘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録畧而諸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其末世凟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揚雄故字多誕而宋之儒者並為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聽於其辯流於說而亂於辭

幾不能自還以從實矣禮者聖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盭於今近於禮者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矣仲尼之作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已丑之屬傳者以為闕文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或以為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為非聖人之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略以申難凡所疑者就而答焉

吳氏任臣周禮大 闕

六卷

未見

吳氏治周禮彙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

五官而附以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為全經非有闕也

或曰冬官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為之俯仰虞

周歷稽行事知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繫司空名康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冡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為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為之未有專屬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

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晚宋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内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内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夫周官列職其精神脉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丘葵吴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

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嗚呼世逺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為艸槀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説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葢慎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治字道輿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

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充宗著崇禎丙子舉人

萬泰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黃黎州究心經學以

周官為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

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已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黎州極許之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黄宗羲曰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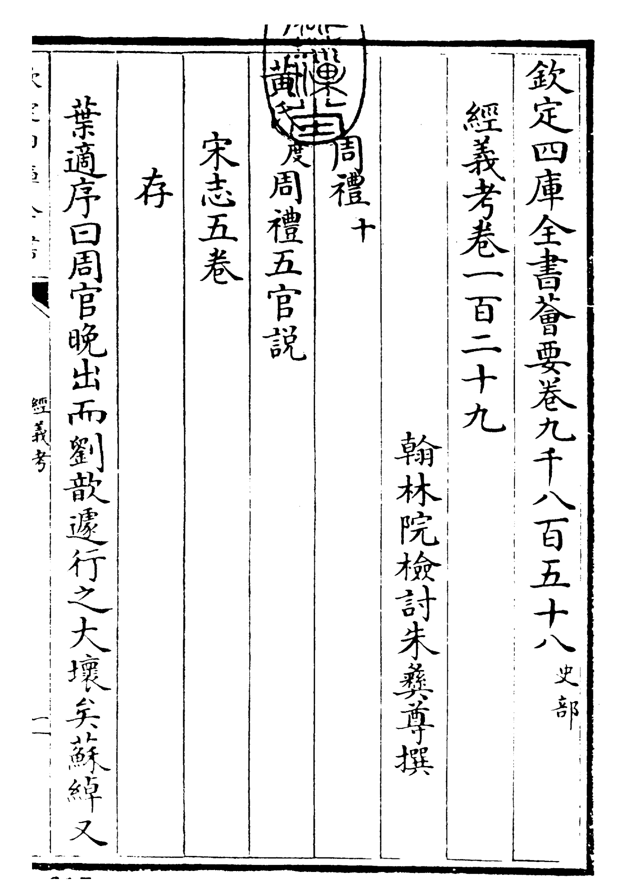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五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十

宋志周禮五官說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

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逵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呑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

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庶
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名之實政在是也奈
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宮
而為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
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
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
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
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

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葢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别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黄文叔有五官解刋在浙東倉司

張萓曰宋紹熙間新昌黄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為

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
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
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葉適序之

曹氏津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字元會歳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
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啟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闕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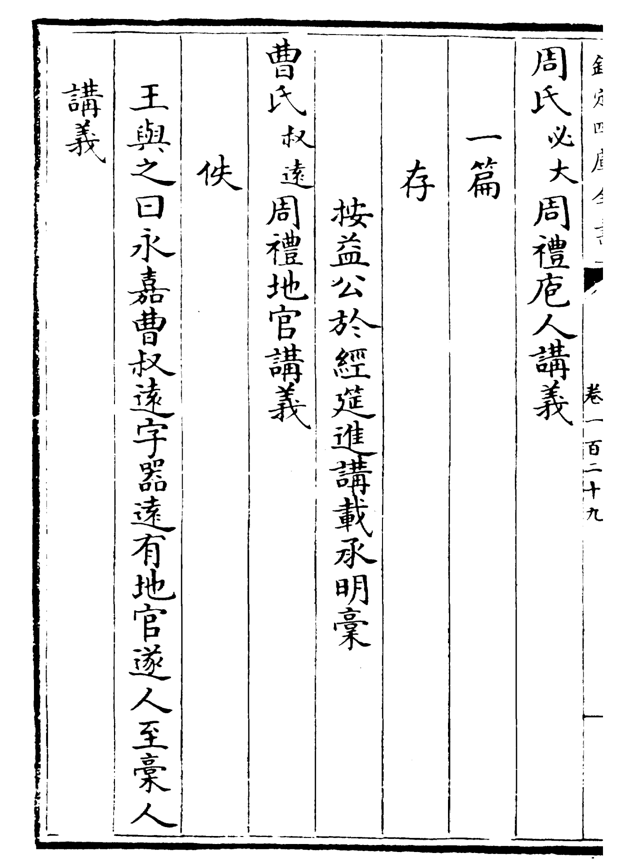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為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闗

按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冡宰至司闕而止余所抄者文淵閣殘本係宋時雕板第存七八九三卷而已天官闕司書以前地官司徒亦闕其半小司徒之後皆無之此非完書度儲藏者寡不審海内尚有别本否也

魏氏校周禮天官沿革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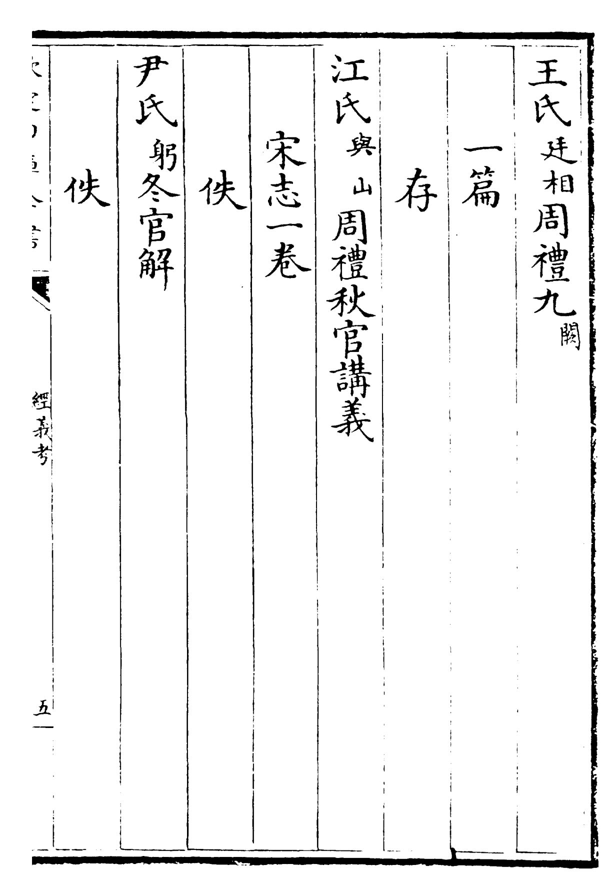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稾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曹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豪人

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闕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自宋以来乃以五官之事聯職於司空者歸之以爲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

禮之行每事六官皆與盖自王身王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昆蟲草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為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説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豈復得為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即炳然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謹述

之如左補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追
續經之罪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
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耳
南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冡獲竹簡書

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

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彦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已皆滅去之司空

篇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録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

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

遭秦滅典籍韋氏裴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為周公之文

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鍔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其記存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易祓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斿旗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䡔周典大不類

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繢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

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

似造物有意也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繢人鍾氏筐人㡛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旊人此摶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廛人掌節丱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鐘

師鎛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又曰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當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偽作如此等文字非後世鉛槧

書生所及　又曰考工記不特為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紊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令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

為某為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為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

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用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

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今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爾茍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

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技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貿遷貨賄農功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

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尚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旟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槩以為周家之制度豈其

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録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為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已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仇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禮一書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葢自王道既衰霸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

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汙吏將欲肆其所為以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禄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

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鈌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之適足為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偽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

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皮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

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茍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況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

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黄震曰考工記本尚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

司空未可以爲亡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令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

因晚出故為錯脫以示其為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葢漢儒名之也

丘濬曰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

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叅訂俞王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然自隋唐以来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户部行之實亦良便

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缺而所缺者特四十字及兩條耳今聖明在上宜申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暨俞王諸儒所摘擬者而并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捜補之初意詎非完然六典全書哉

李𪋤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八節為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遼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籍皆有偽獨此書以伎故傲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者亦鄙以伎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伎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郝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為添補何獨於周禮疑之

焦竑曰考工記作於先秦紀古百工之事漢人以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

闕安可以考工記補之而取綴錦之誚也

錢敭曰周官禮而外尚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要亦周家一代之典也若曲禮儀禮明堂隂陽諸記不知作者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傳是周公所作今所存止𢹂苴雜亂之文五篇而已其詳不可復覩以愚論之周官禮特舉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為周政六篇宗伯之外別為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為周法九

篇是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

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冪司徒之胥賈鄰肆宗伯之瞽矇眂瞭司馬之方相圉師秋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

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㡯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克司空之掌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槀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湅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内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磨攻木以為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

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矣臨川王介甫新昌黄文叔均置考工不解而俞氏丘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衆説紛紛各以已見移易蔑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如輪輿桃治弓車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杜氏牧考工記註

二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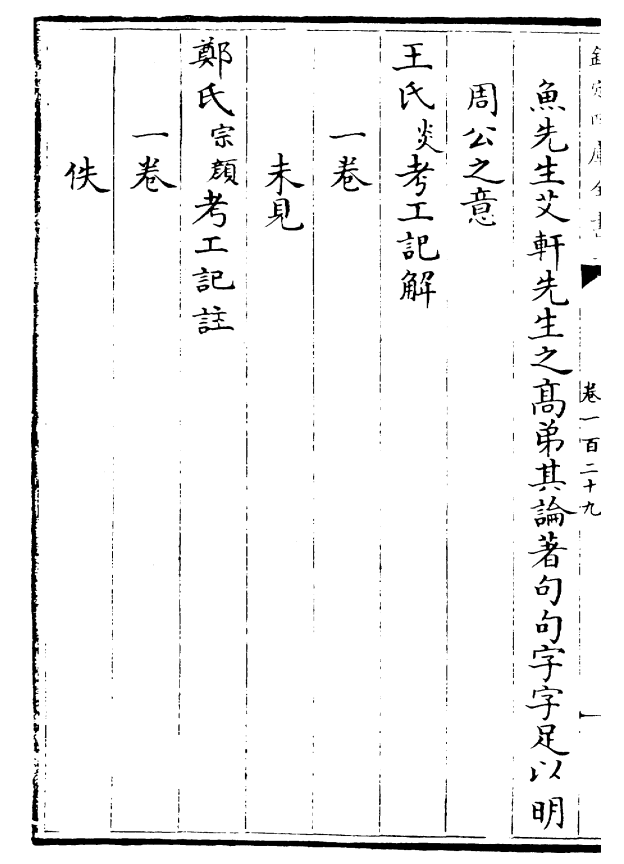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



魚先生艾軒先生之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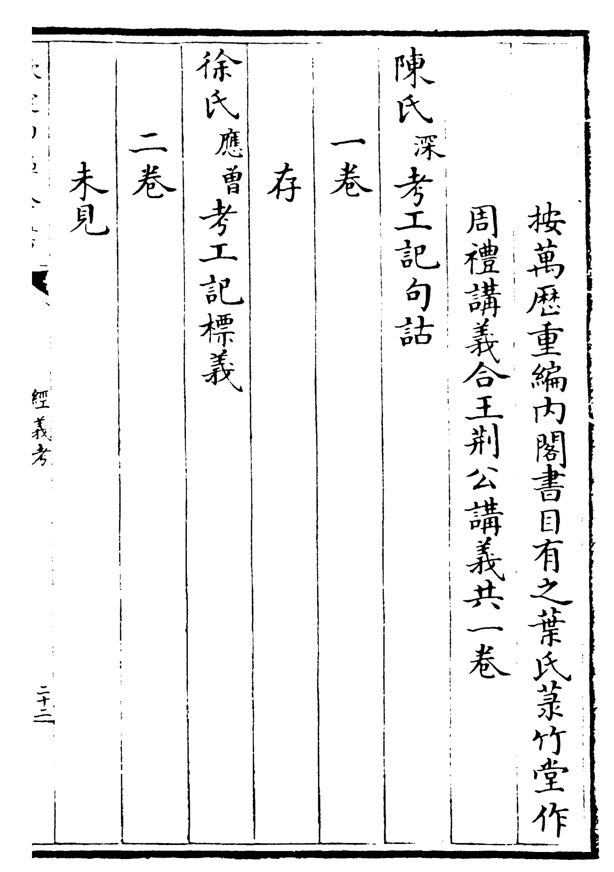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鄭氏宗顏考工記註

一卷

佚



按萬歷重編内閣書目有之葉氏菉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荊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詁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二卷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戰國間為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横犂然策士口吻而制又時兼遼古則不可為姬氏書明矣豈好事者博摭羣籍而排纘之與要之周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淪亡而考古者猶得察器於書稍

窺作者之天巧是書之力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矣吴氏槩以漢儒附會擬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迺取漢唐注疏叅以訓故諸家繆為纂輯間有古義難通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竊謂賢於博奕云爾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禺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宇海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近世謝東山合編檀孟頗為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奥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

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注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為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輿焉其人則攻木

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其技則為車為量為鐘為鼓為圭為侯為弓為矢為笥簴為營國為溝洫記之所為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型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為邪心比於末世木鵞玉虎雲梯威斗大鐘刑畁瓚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絲花為奇為褻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為戒也葢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

官制事而記制物記果勿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我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我猶以五官幸存猶當

有如記記之者以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幾希之存者而輕廢也今土裂而出瓻甂泉湧而見鼎彛博古之士目瞬心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絶技而文絶調記之所考我能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真贋無論也我楚周啓明氏為郎工部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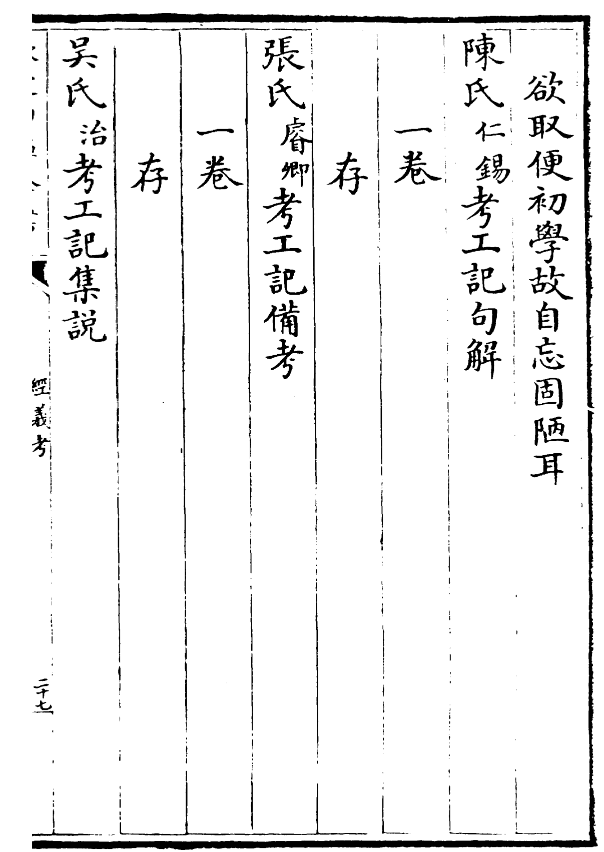
林兆珂曰襄陽周啓明氏本依謝疊山批點檀弓旁用小圏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叅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謬成是帙其闇晦者求明略者求詳未安者求之以正訂注頗殷惟



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備考

一卷

存

吳氏治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治自序曰周禮五官詳已獨於司空有闕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於是河間獻王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亦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强取以傅會可乎但是三十工不知筆於何人又不知作於何日反覆繹之築氏之為削鳧氏之為鍾㮚氏之為量鍾

氏之為染羽其事不同於今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闢車制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廬何以戈柲宣何以為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庛量耒古度也即傳稱㮣須之鼓闕鞏之甲兕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臯陶幌韗之制乎故考工記遠矣辭簿夏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章裁字奇而法詞富而鏗其為邃古之書無疑後之作者遼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隷

於周官可不隸於周官可無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置口之不倦數十年於兹矣孔子歎闕文之難而譏自用之失五家補本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爰復正五官古本不没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晦或通而釋之有所見或表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間不無少助萬一云爾

錢氏𣪺冬官補亡

三卷

存

𣪺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割五典以續其書議者稱其妄憑胸臆決裂聖經周公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於是迎歸而為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

平而卜雒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即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為周之舊典禮經者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為

録七畧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復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著圖占法諸篇書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圬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既亡

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有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盡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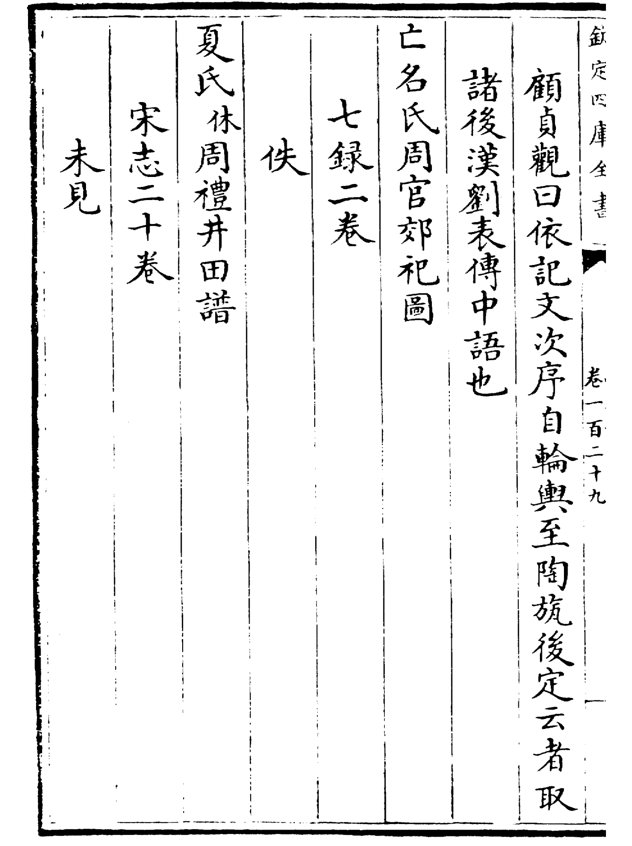
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强補冬官獨平湖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内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

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温故知新者矣

朱氏襄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顔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旊後定云者取

諸後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官郊祀圖

七録二卷

佚

夏氏休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

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

邑若畫棋然葢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

内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

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

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葢人二畝半云凡

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来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鑯

内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逺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

覃思之學頗以説者繆甞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駮盡為慊茍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説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後序曰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録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觧律歴有書予從其孫堦表起宗昂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

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刋既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黄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梟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辭雄義渾尤為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説以俶

衰匆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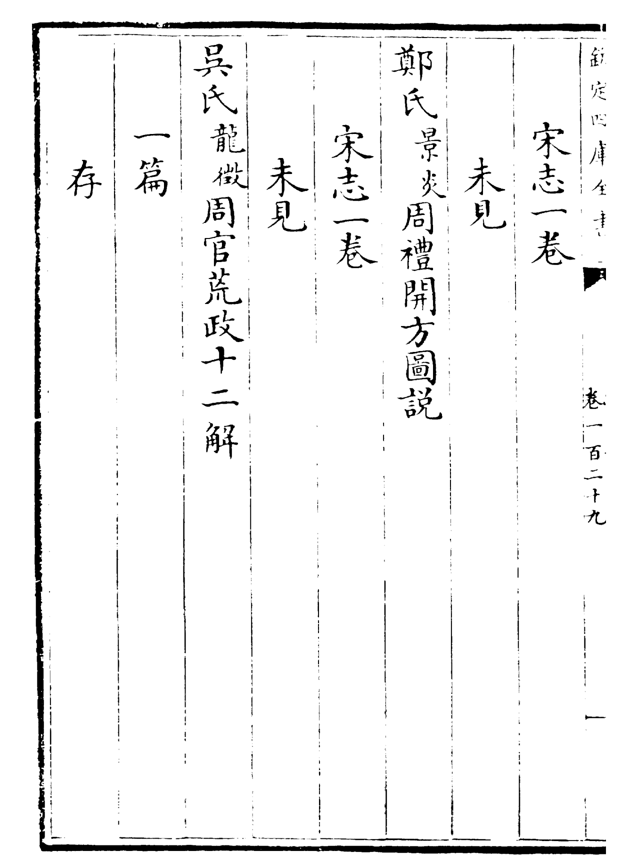
魏氏了翁周禮井田圖說

佚

程氏霆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安世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景炎周禮開方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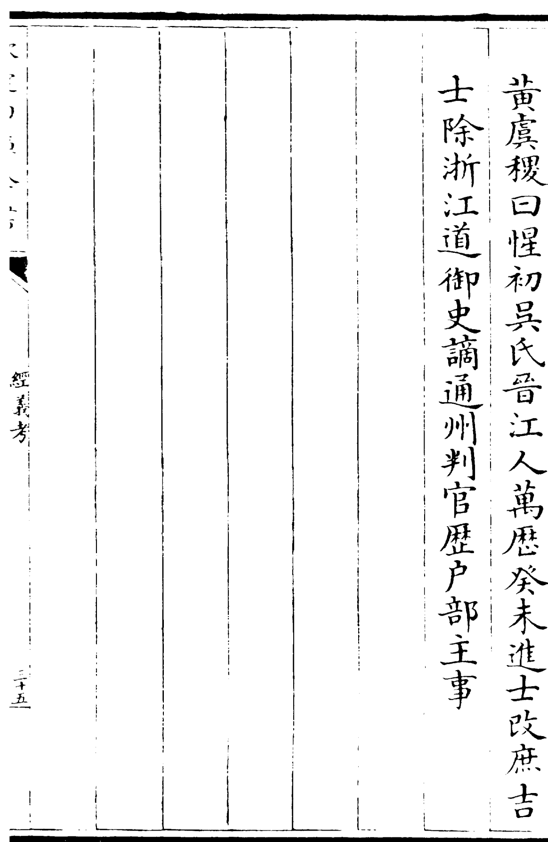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龍徵周官荒政十二解

一篇

存



黄虞稷曰惺初吳氏晉江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歷户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